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

詳校官修撰臣錢 啓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注

唐紀二十三

起上章因敦七月盡旃蒙大荒落正月凡四年有奇

則天順聖皇后下

久視元年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

李楷固獻契丹之俘也含樞殿蓋在三陽

宮太后以楷固為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

鈐其廉翻燕因肩翻

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

召公卿謂將帥合宴也

舉觴屬仁傑曰屬

欲翻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將帥上即

亮翻下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閏月戊寅車駕還宮

自三陽宮還洛陽宮已丑以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侍郎同平

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為成均祭酒錫嶠之

舅也故罷嶠政事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

昌松吐從職入聲將即亮翻昌松縣即漢武威郡蒼松縣呂光改為昌松隴右諸軍大使

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使疏吏翻麴莽布支兵甲鮮華

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諸論死見上麴莽布支新為

卷聖歷二年

將不習軍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為諸君破之

乃被甲先陷陳

易以鼓翻為于偽翻被皮義翻陳讀曰陣

六戰皆捷吐蕃大

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將而還

還音旋又如音

司府少卿

楊元亨

光宅元年改太府寺為司府寺

尚食奉御楊元禧皆弘武之子

也

楊弘武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二年

元禧嘗忤張易之

忤五故翻

易之言於

太后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供奉

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得任京官

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

馬何羅為逆於漢武之時而馬援貴

顯於東都再造之日沈充失身於王敦而沈勁盡節於司馬惡惡止其身追罪異代之臣而併弃其子孫此蓋出於一時之愛憎姑以是說而藉口耳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庚戌以魏元忠為隴右諸

軍大使擊吐蕃 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

出一錢以助其功

尼女夷翻

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

藍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伽藍佛寺也梵語云僧伽藍摩僧伽藍摩猶中華言衆園也伽求加翻

制過

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

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誑誤生人

誑戶卦翻

里陌

動有經坊闌闌亦立精舍

崔豹古今注闌市垣闌市門闌戶闌翻闌戶對翻

化

誘所急切於官徵

誘音酉

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

簡丈捨施無限

施式鼓翻

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

用太宗詔中語

列

利盈衢無救危亡之禍

利初鎔翻

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

又曰雖飲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

層

覆數又翻

尚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

悲為主

釋氏謂佛為如來

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比來水旱

不節

比毗至翻

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

難將何以救之

難乃旦翻

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

罷其後

阿悉吉薄露叛

阿悉吉即西突厥弩失畢五俟斤之阿悉結也薄露其名

遣左金吾將軍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至

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為所

敗

剽匹妙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

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之眾攻

其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

降戶江翻誘音

酉

遂俘其眾

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

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

好呼到翻爭讀曰諍

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

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轡而繫之

轡苦貢翻

仁傑

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

見賢遍翻

曰每

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

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

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

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

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

將即亮翻相悉亮翻

仁傑對曰文學縕藉

縕於問翻藉慈夜翻

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

矣必欲取卓犖奇才

犖呂角翻

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

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

自大州長史進神州司馬

故曰

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

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

侍郎久之卒用為相

卒子恤翻

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

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

監古

銜翻武德三年以并州之太谷祈縣置太州六年州廢
常是此時復置也 考異曰梁公傳云張柬之桓彥範

敬暉崔玄暉袁恕已皆公所薦公嘗退食之後謂五公
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憂願
盡本心五公心知目擊慙悟公意公寢疾五公候問偶
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但相視而已五公退
出遽不測其由袁恕已曰豈不氣力轉羸須問家事乎
張柬之曰未聞大賢廢國謀家者也斯須命張柬之袁
恕已桓彥範三公入餘二公立於門外曰向者無言蓋
以二公之故此二公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議之事必
外泄一泄之後則國異而家亡也至是時或不與共之
事亦不就梁王三思掌權可先取而後行也不然則必
反生大禍狄公沒後經歲餘五公潛會於幽閒之處叙
公當時之言重結盟約徹饌之後相顧欲言未至其時
恐負前諾欲言又止前後數四桓彥範乃叙其言言猶
未畢聞戶牖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咫尺莫辨所坐
牀褥悉擲於階下五公戰懼不知所據乃相謂曰此是
狄公忠烈之至假此靈變以警衆心不欲吾輩先論此

事未至其時不可復言也斯須天清日明不異於初易之等既誅袁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三思豈可舍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机上之物豈有逃乎後梁王交通於內五公果為所譖俱遭流竄所期興廢年月遺約軌模少無異也按東之等五人偶同時在位協力立功仁傑豈能預知其事舉此五人專欲使之輔立太子耶且易之等若有可誅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勢仁傑身為宰相豈待五年之後須東之等然後發邪此蓋作傳者因五人建興復之功附會其事云皆仁傑所舉受教於仁傑耳其言謫怪無稽今所不取舊傳惟著舉東之彦範暉三人

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

公門矣

程大昌演繁露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者夏得休息秋

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以所薦士為桃李者說皆此本

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初仁傑為魏州

刺史

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

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人患人遂毀其像焉

史言

狄仁傑盡忠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言其以景暉貪暴而毀祠所以戒天下之為人子

冬十月

辛亥以魏元忠為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蕭關在原州平高縣

界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高宗置他樓縣神龍元年省更置蕭關縣厥九勿翻

甲寅制復以正月為十一月一月為正月

以十一月為正月事見二

百四卷天授元年以一月為正月用夏正建寅也復扶又翻

赦天下

丁巳納言韋

巨源罷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

納言侍中文昌左丞尚書右丞鸞臺門下安石津之孫也

韋津死隋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

武德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

數所

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座同

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

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

賈音古勞力到翻

同列

皆歡服

考異曰舊傳曰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乃真宰相非吾屬所及也按新紀

元方已罷相今不取

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還宮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厥九勿翻

時屠禁尚未解

禁屠見二百五卷長壽元年

鳳閣舍人全節崔融上

言

鳳閣中書全節隸屬齊州漢晉之東平陵縣地後魏曰平陵屬濟南郡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

從更名全節上時掌翻

以為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典禮

不可廢闕又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

草貧者難堪况貧賤之人仰屠為生日戮一人終不能

絕但資恐喝

喝呼葛翻

徒長姦欺

長知兩翻

為政者苟順月令合

禮經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復開屠禁

復扶又翻

又音祠祭用牲牢如故

長安元年

是年十月始改元長安

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見

見賢翻改元大足

自此以後是大足元年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司刑寺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

可作乃於圓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迹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呌內使推問云昨夜有一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枉寃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偽跡即大赦天下改為大足元年識者相謂曰武家理天下不足也按改元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今不取

二月己酉以鸞

臺侍郎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

鸞臺門下柏人縣自漢以來屬鉅鹿郡鉅鹿唐

那州天寶改曰堯山縣

三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張錫坐知選

漏泄禁中語賊滿數萬當斬臨刑釋之流循州

舊志循州至東

都四千八百里選須絹翻

時蘇味道亦坐事與錫俱下司刑獄

下選嫁翻

錫乘馬意氣自若舍於三品院

先是制獄既繁司刑寺別置三品院以處三品

以上官之下獄者

帷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而

臥蔬食而已太后聞之赦味道復其位是月大雪蘇

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

帥讀曰率

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

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

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

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

為于偽翻下同

考異曰統紀在延載元年僉載在久

視二年統紀云左拾遺僉載

云侍御史御史臺記云殿

中侍御史統紀云味道無以對舊傳云求禮止之

時又

味道不從今年從僉載官從臺記事則參取諸書

時又

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

復扶求禮颺言曰孔安國曰

曰颺颺于章翻

凡物反常皆為妖

妖於

此鼎足非其人

三公鼎足承君

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

愀七小翻

夏五月乙亥

太后幸三陽宮

以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

備突厥

天官侍郎鹽官顧琮同平章事

鹽官縣漢屬吳郡吳屬嘉

興置海昌都尉梁陳屬錢塘
郡隋屬餘杭郡唐屬杭州

六月庚申以夏官尚書

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崔氏常

叱媵婢毋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

迥戶頃翻
媵以證翻

或曰賢

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

律妻犯七出者弃之一無
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

口舌五竊盜六
妬忌七惡疾

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

違忤顏色

養余亮翻
忤五故翻

安敢留也竟出之

秋七月甲戌

太后還宮

甲申李懷遠罷為秋官尚書

八月突厥

默啜寇邊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為天兵道元師

相悉亮
翻帥所

類翻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 丙寅武邑人蘇安恒上

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托受嗣子之推讓

先聖謂大帝嗣子謂皇嗣相王

恒戶登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下同推吐雷翻

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

舜寡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

叔父

史記舜黃帝之八代孫禹黃帝之玄孫故云族親周公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旦其名也離力智翻

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

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

寶位將倦機務煩重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

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

建昌諸王

武三思封梁王攸暨封定王懿宗封河內王攸寧封建昌王

承陛下之蔭

覆

又覆數

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

黜為公侯任以閒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

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

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為美矣

屏卑

鄧疏奏太后召見

見賢通翻

賜食慰諭而遣之 太后

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

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

重直龍翻

易之訴於太后

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

考異曰重潤傳云重潤為人所構與其妹永泰郡主壻

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今從實錄

延基承嗣之子也承嗣

太后之姪

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衛大將軍事冬十月壬

寅太后西入闕辛酉至京師赦天下改元

改元長安

十一

月戊寅改含元宮為大明宮

長安東內本曰大明宮高宗龍朔三年曰蓬萊宮咸

亨元年曰含元宮今復舊名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暉

安平縣漢屬涿郡後漢屬

安平國後魏屬博陵郡唐屬定州

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

惡烏路翻改

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

設齋自慶

唐吏部四司令史八十人

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

乃復拜天官侍郎

復扶又翻又如字

仍賜綵七十段

唐制凡品十段其率

絹三尺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然布二尺紬二尺綾二尺縵四尺

以主客郎中郭

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將軍大使

唐主客郎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屬

禮部使疏吏翻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

先悉薦翻

突厥吐

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

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

杜佑曰白亭守捉在涼州城西北五百里磧七迹翻

控

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

復扶元

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

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

收率者收民而率其耕

一縑

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

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

夏戶雅翻被皮義翻

路不拾遺

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設武舉

武舉之制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馬槍翹

關負重身材之選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聞其人一日射長垛試射長垛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為第八中院為

上入次院為次上入外院為次二曰騎射發而並中為上或中或不中為次上總不中為次三曰馬槍三板四

板為上二板為次上一板反不中為次四曰步射射草
人中者為次上雖中而不法雖法而不中者為次五曰
材貌以身長六尺已上者為次上已下為次六曰言語
有神采堪統領者為次上無者為次七曰舉重謂翹關
率以五次上為第皆
試其高第以名聞 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

破石嶺

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杜佑曰定襄縣本漢陽
曲縣有石嶺關甚險固漢定襄郡在今馬邑郡

地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

御軍大使滄瀛幽易恒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使疏

吏翻恒
戶登翻

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媯檀防

御為翻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五月壬申蘇安恒

復上疏曰

復扶又翻

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

高祖神堯

皇帝太宗文武皇帝

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

回

謂召廬陵王自房陵回復為太子

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

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

墳陵

高宗稱天皇帝

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

魏田

豫告老曰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此舉人也

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

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

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

言不顧其死而上疏欲以安國也乘繩證翻

太后亦不之臯 乙未以相王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

軍元帥

帥所
翻

以魏元忠為之副 六月壬戌召神都留

守韋巨源詣京師以副留守李嶠代之

守手
又翻

秋七月

甲午突厥寇代州

司僕卿張昌宗

光宅元年改太
僕寺為司僕寺

兄

弟貴盛執傾朝野

朝直
遙翻

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

上表請封昌宗為王制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敕自今有告言揚州及豫博餘黨

揚州事見二百三
卷光宅元年豫博

事見二百四
卷垂拱四年

一無所問内外官司無得為理

為手
偽翻

九

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 壬申突

厥寇忻州

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

薩桑和葛綽

庚辰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大谷道大總管洛州長史

敬暉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為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

攸宜魏元忠為之副姚元崇為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為

司馬

欲以擊突厥

然竟不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

麟德殿

殿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殿西重廊之後即翰林院是殿有三面亦曰三殿

時涼州都督唐

休璟入朝亦預宴

璟居永翻朝直遙翻

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

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

璟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

龍朔改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衛

休璟

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

能記之

碣石在遼西四鎮在西域此言唐之西北二邊其山川要害休璟皆能記之也碣其謁翻亘古鄧翻

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顧琮薨 戊申吐

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

將即亮翻

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

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

疏以為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姦處以極法

監古衙翻上時掌翻疏所

去翻處

昌呂翻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

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寃者甚衆

考

異曰松憲雜錄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迎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意所通書可為奏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前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按頲此年已為御史瓌為相時頲為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密非童年也今不取頲夔之曾孫也

頲它昂翻蘇夔威之子隋開皇初議樂

戊子太后祀南

郊赦天下

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為安東道安撫大

使

使疏吏翻下同

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都督右羽

林衛將軍薛訥左武衛將軍駱務整為之副 戊申置

北庭都護府於庭州

太宗平高昌於西州之北置庭州即漢車師後王之地

侍御

史張循憲為河東米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間侍吏

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猗氏張嘉

貞有異才

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平鄉城隋置平鄉縣治古鉅鹿城屬邢州猗氏縣古郇國自漢以

來屬河東郡

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為條析理分

隨條而析之隨理而

分之為

莫不洗然

洗與洒同蘇蟹翻洗然悚然也

循憲因請為奏皆意

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

見賢

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

貞所為且請以已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

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

見賢通翻

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

史擢循憲司勳郎中

唐司勳郎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屬吏部監古街翻

賞其得

人也

三年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吐蕃遣使獻

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

使疏吏翻下同

閏月丁丑命韋安

石留守神都己卯改文昌臺為中臺

光宅元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

以中臺左丞李嶠知納言事

新羅王金理洪卒

卒子恤翻

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

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妻七細翻

寧州大水溺

殺二千餘人

溺奴狄翻

秋七月癸卯以正諫大夫朱敬則

同平章事

考異曰新紀云壬寅唐曆云十四日癸卯今從之

戊申以相王旦

為雍州牧

相悉亮翻雍於用翻考異曰唐曆十八日丁未今從實錄

庚戌以夏

官尚書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同鳳閣鸞臺三品時突

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

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考異曰武平一景龍文館記作烏折勒今從新舊書

安西道絕太后命休璟與

諸宰相議其事頃之奏上

上時掌翻

太后即依其議施行後

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

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習邊事卿曹

十不當一時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

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

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

屯碎葉西北

將即亮翻

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

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

天授元年書斛瑟羅入居內地神功元年書來俊臣

誣陷斛瑟羅則其入朝必不在是年此因書烏質勒事叙其得國之由遂及斛瑟羅失國事耳朝直遙翻烏

質勒悉併其地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 初左臺

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為洛州長史洛陽令張

昌儀恃諸兄之執每牙直上長史聽事

凡牙參者立於庭下上時掌翻

聽讀曰廳

元忠到官叱下之

下遐嫁翻

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

杖殺之及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為

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對曰今之

朝臣無以易薛季昶

雍於用翻朝直遙翻

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

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

事

少詩照翻

鄉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任繁劇

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

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

元忠自言朝廷乏人已得承乏備位

宰相被皮義翻

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

小人在側斥張

易之兄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

主之所愛也

司禮丞即太常丞戩即淺翻

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

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諧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

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

言為久長之計

太后怒下元忠戩獄

下嫁

翻

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

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

說讀曰悅

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

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

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

宋璟

南和縣漢屬廣平國宋白曰水經云北有和成縣故此縣云南後周置南和郡隋廢郡為縣唐屬邢

州璟居

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

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禁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

閣力爭

言叩閣門而力爭也程大昌曰凡內殿便殿皆可謂之閣

與子同死努力為

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濟子禮翻

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

史為子孫累

幾居希翻汚烏故翻累力瑞翻

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

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

曰元忠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

說使速言

趣謂曰促

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

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

朝直
遙翻

臣實不聞

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

曰呼火
故翻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

元忠為伊周伊尹故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

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

元忠初衣紫

衣於既翻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

臣以郎官往賀元

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慙慙

語牛倨翻
勝音升

臣實言曰明

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為臣至忠古

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且臣豈

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

三台為泰階北斗杓三星為玉衡宰輔得人則玉衡

正而泰階平故謂宰輔為台衡

附元忠立教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

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

治直它之翻

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

共鞠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

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蘓安恒亦上疏

恒戶登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以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為納諫之主暮年

以來人以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恟恟

下遐嫁翻恟許

勇翻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

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迂易之等意

箱其廡翻朝直遙翻迂五故翻

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

恣刑賞失中

重以直用翻

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於

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

朱雀門謂宮城南門大明殿即含元殿

陛下

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

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

得免

先天元年方復置深州又分饒陽鹿城於古鄆城置陸澤縣史因魏知古貴顯於開元之時遂以後

來土斷書之郛苦么翻考異曰舊傳云易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客必不遣人知敬則等安能保護蓋欲

白太后殺之耳丁酉貶魏元忠為高要尉高要縣漢屬蒼梧郡宋齊屬南海郡陳置

高要郡隋帶端州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老

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

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

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

殿中侍御史景城王駿景城縣漢屬勃海郡後魏并入城平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景

城屬滄州賤私

潤翻又音俊

復奏申理元忠

復扶又翻下子復同

宋璟謂之曰

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駿曰魏公

以忠獲罪駿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嘆曰璟不能申魏

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賤元忠於

郊外

唐制太子僕從四品下掌太子車輿乘騎儀仗之政令

易之詐為告密人柴

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

懷素鞠之

丹徒春秋時吳之朱方也漢為丹徒縣屬會稽郡吳為京口戍晉以下為南徐州隋為延

陵縣屬江都郡唐為丹徒縣屬潤州監古衙翻

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

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

使疏吏翻趣讀曰促

曰反狀昭然何稽

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

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

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

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藥布奏事彭越

頭下漢祖不以為臯

藥布事見十二卷漢高祖十一年

况元忠之刑未

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

操干

高翻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

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

朝直
通翻

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

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

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

卿五郎

考異曰新舊傳皆作鄭善果按善果乃是高祖時人新舊傳皆誤當從御史臺記 璟曰

以官言之止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

門生
家奴

呼其主為郎今
俗猶謂之郎主

舉坐悚惕

坐但
臥翻

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

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

竹

仲太后知之故得免 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

充西京留守

守式又翻

冬十月丙寅車駕發西京乙酉至神

都 十一月突厥遣使謝許昏

使疏吏翻

丙寅宴於宿羽臺

宿羽臺在東都宿羽宮中高宗調露元年所起

太子預馬宮尹崔神慶上疏

上時

掌翻疏以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敕徵召恐

所去翻

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

用玉契

唐制百官有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

合乃赴親王以金鹿官以銅皆題其位姓名或以魚袋
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張鷟朝野僉載曰唐以鯉魚為
符遂為魚符至偽周武姓也立武龜也因改魚符為龜符為手偽翻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

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

使疏更翻見賢通翻朝直遥翻下同

直有文符

下宮曾不降敕處分

下遐嫁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臣愚謂太子非朔

望朝參應別名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始

安獠歐陽倩

始安郡桂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

也以射生食動為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獠魯皓翻

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朝廷

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

才

唐司封郎掌國之封爵屬吏部

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

擊使

使疏吏翻

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

降戶

江翻

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

騎奇

寄翻

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

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

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

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嶺外悉定

是歲分命使者以六條察州縣

使疏吏翻

吐蕃南境諸部

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於軍中

將即亮翻卒子恤翻

諸

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奔諫贊為贊普生七年矣

史言諸論既死吐蕃國勢稍衰

四年春正月丙申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為西

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之子也

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丁未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

萬安山在洛州壽安

縣西南四十里

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為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

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

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戒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朝直

遙翻忤
五故翻

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

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已而愛人

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

盧承慶見二百
卷顯慶二年

壬子以

天官侍郎韋嗣立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天官吏部
嗣祥吏翻

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李迥秀頗受賄賂監察御

史馬懷素劾奏之

夏官兵部鳳閣鸞臺中書門下迥戶
頃翻監古街翻劾戶緊翻又戶得翻

二月癸亥迥秀貶廬州刺史

隋改梁周之合州為廬州
唐因之舊志廬州京師東

南二千三百八十七里至
東都一千五百六十九里

壬申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為相

相悉亮翻

以用人為先自餘

細務不之視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已

丑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

內官輕外職每除授收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

多是貶累之人

比毗至翻累力瑞翻罪累也

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

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

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

探吐南翻

得韋嗣立及御

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

嗣立為汴州刺史

舊志汴州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東都四百一里

其後政績

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鎰而已

戶鎰

萌翻又音皇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至東都一千九百八十三里徐州京師東二千六百四里東

都東一千二百五十七里

丁丑徙平恩王重福為譙王

重直龍翻

以

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三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葬事

味道趙州樂城縣人

味

道因之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監察御史蕭至忠劾

奏之左遷坊州刺史

唐之先元皇帝周天和中為敷州刺史於中部縣置馬坊高祖武德

二年因分鄜州之至忠引之玄孫也蕭引見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二

年監古街翻勅戶葉翻又戶得翻夏四月壬戌同鳳閣鸞臺三品韋

安石知納言李嶠知內史事太后幸興泰宮太后

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於白司馬阪復扶又翻洛城北邛山有白司馬阪

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為天

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

施見賢遍翻下見在同散如字施式豉翻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

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

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
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
先邊境蓄府庫養分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

相

先悉薦翻
相息亮翻

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

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為之罷役

為于偽翻

仍召見廷

珪

見賢遍翻

深賞慰之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

崇以母老固請歸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長史

秩位並同三品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暉同平章事

名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檢校汴州刺史韋嗣立赴興

泰宮 丁丑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嶠自請解內史

壬午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書同鳳閣

鸞臺三品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為內

史

守手又翻

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

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

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

唐十部樂

有高麗伎舞者四人楊

再思蓋倣之為此舞 舉坐大笑

坐徂卧翻

時人或譽張昌

宗之美

譽音余

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

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甲午太后還宮乙

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

儀皆坐贓下獄

下遐嫁翻

命左右臺共鞠之丙申敕張易之

張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

昌宗强市人田

光宅改大理正為司刑正從五品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

應徵銅

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承桓彥範奏張

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

有功於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

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

合音關

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

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狐

賦以譏再思

言再思妖媚如狐特兩脚耳

再思出令言為長社令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遷原州都督

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

後魏分扶

風雍縣置平秦郡西魏改為岐山郡隋廢郡為縣屬岐州

張昌儀貶博望丞鸞臺侍

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

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鞠之

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檢校揚州刺史

考異曰唐

歷云五日戊午今從實錄

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

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

備之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

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

夏官即兵部也故云然相息亮

翻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辛酉改春官尚書餘如故

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突厥默啜既和親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武延秀被拘見

上卷聖歷元年

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辛

酉以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

使疏吏翻

元之將行太后令

舉外司堪為宰相者

外司謂外朝諸司官

對曰張東之沈厚有謀

能斷大事

沈持林翻斷丁亂翻

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

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乙亥以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如故 壬午以懷

州長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為

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義曰但恨其伯父長倩

為累

長倩死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累力瑞翻下同

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

累遂拜天官員外郎

唐六典曰周官太宰之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郎之任也宋百官階

次有員外郎美遷為尚書郎隋文帝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曹各置員外郎一人品從第六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也煬帝大業三年又廢二十四司員外郎每司減一員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曰選部承務郎唐尚書諸曹各置員外郎吏部置二人天官郎吏部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韋承慶為鳳閣侍郎同平章

事

癸卯成均祭酒同鳳閣鸞臺三品李嶠罷為地官

尚書

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來新置官並停

丙辰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嗣立罷為成均祭酒檢校魏州

刺史如故以兄承慶入相故也

相息亮翻

太后寢疾居長

生院

長生院即長生殿明年五王誅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此

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投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所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

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

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間

間如字

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

王仁明孝友足恃湯藥

相息亮翻

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

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牒其書於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

相息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

考異曰實錄云長安四年秋元嗣

告之太后令鳳閣侍郎韋承慶推鞠按十一月丁亥承慶始為鳳閣侍郎今從唐歷

太后命韋承

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

法首原

法自首者原其罪承慶神慶欲準此條以脫昌宗之罪首式又翻

弘泰妖言請

收行法

妖於喬翻下同

璟與大理永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

復召術士占相

復扶又翻

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

之卦昌宗僮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

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

處昌呂翻

請收付獄窮理其

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僮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

太后曰卿且停推

停其事且莫推究

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

遺江都李邕進曰

江都縣帶揚州

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

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

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賊污屈九勿翻又敕璟副李嶠

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

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

使

監古街翻
使疏吏翻

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

皆不敢奉制

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易之昌宗冀璟使後常列狀誅璟按易之等若果可以列狀

誅璟則何必待其出使然後為之此蓋璟方奏請收禁昌宗故太后欲遣璟出以散其事耳璟必欲收禁故辭不肯行太后自省理屈故不迫遣耳不然璟若無事不行太后豈不能以拒違制命罪之邪又云時璟家禮會

易之等伺其夕以刺之有密告噪者乘庫車於它所而免按若實有其迹璟安得不自陳於太后若無其迹則人妄言耳

今不取

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為昌宗無功荷寵

荷下

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

可翻

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

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

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

可捨誰為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

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

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覈其

罪

三司謂尚書刑部大理寺御史臺也唐制大獄則召大三司考覈又詔中書門下同鞠之疏奏不

報崔玄暉亦屢以為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

刑少卿昇處以大辟

昇皮變翻處昌呂翻辟毗亦翻

宋璟復奏收昌宗

下獄

復扶又翻下遐嫁翻

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為飛

書所逼窮而自陳執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

首式

又翻

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

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

分扶問翻

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

心雖死不恨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

忤五故翻

璟曰

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

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

赦之

使疏吏翻

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

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考異曰御史臺記唐厯舊傳並云收按易之等按璟止

鞠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所不取舊張易之傳云宋璟詣按易之則天陽許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

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唐厯云桓彥範上疏不報璟登時出使按璟傳云特敕原易之

仍令詣璟謝則是昌宗赦免時璟在都不出使也實錄云令韋承慶崔神慶與璟推鞠當時璟執正其罪而神

慶寬之耳非環出使後神慶始鞠之也
舊宋璟易之傳自相違今從御史臺記左臺中丞桓彥

範右臺中丞東光表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為御史

光宅分御史左右臺各置大夫中丞侍御史東光縣漢
屬勃海郡唐屬滄州詹事司直正九品上掌彈劾官僚

糾舉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
職事

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

風抑躁求之路

樂音洛為于偽翻長
知兩翻躁則到翻

乃擢為右臺侍御

史嶠休之之玄孫也

陽休之仕
高齊貴顯

先是李嶠崔玄暉奏往

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

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
之表疏前後十上

先患薦翻屬之欲翻劾戶
舉翻又戶得翻上時掌翻

太后乃從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上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中更名哲已而復舊名景
雲元年謚孝和皇帝廟號中宗天寶八年追尊
大和大聖皇帝十三載追
尊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

考異曰新紀
長安五年正月

壬午大赦甲子太子監國改元按則天實錄神龍元年
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舊紀唐歷統紀會要皆同紀年

通譜亦以神龍為武后年號中宗因之新紀誤也

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揚豫

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太后疾甚麟臺監

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

中臺右丞敬暉

光宅元年改尚書左右丞為文昌左右丞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左右丞

司

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柬之謂右

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

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

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

處昌

呂翻分
扶問翻

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

初東之與荊府長史閔鄉楊元琰相代

荊州都督府長史故曰荊府閔

鄉在漢弘農湖縣界隋分置縣屬洛州唐屬虢州二人相代當在久視元年閔音旻

同泛江至中

流語及太后草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

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

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

魏晉

置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共平尚書奏事其後用人或雜江左不重此官或省或置隋初省侍郎置常侍從三品掌陪從朝直煬帝又省之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二人屬門下省為職事官顯慶二年又置

二員屬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常侍與侍中左貂右常侍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唐末嘗置散騎侍郎也據舊書湛時為右散騎常侍當從之散悉置翻騎奇寄翻皆為左右羽林將

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

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東之彥

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

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

先悉薦翻後戶遣翻

時太子於北

門起居

洛陽宮北門亦曰玄武門不從端門入而從北門入問起居取便近也

彥範暉謁

見

見賢遍翻

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

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

門

帥讀曰率

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

唐東

宮內直局有內直郎二人從六品下掌符璽扇繖几案衣服之事安陽漢侯國屬魏郡其故城在湯陰曹魏時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為魏州治所漢魏郡城在縣西北七里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

殿下橫遭幽廢

橫戶孟翻

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

按光宅元年廢太子廬陵

王至是三十一年

今天誘其衷

誘音西

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

凶豎復李氏社稷

南牙謂宰相北門謂羽林諸將

願陛下暨至玄武門

以副衆望

變與暫同

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

無驚怛

怛當割翻

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

以狗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

考異曰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請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啟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史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克期誅翦伏願陛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并家族共宰相同心匡輔社稷陛下奈何欲陷之鼎鑊陛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上馬就路按劄于玄中宗實錄唐歷統紀皆以此為王同皎之言而舊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從實錄唐歷等參取舊傳

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

上時掌翻
從才用翻

太后在迎仙宮

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

廡音武

進至太后所寢長生

殿環繞侍衛

環音官

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

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

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

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

託陛下今年齒已長

長知兩翻

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

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

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

李義府朋附武后高

宗以取相位

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

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它人

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

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

之昌宗梟首天津南

梟堅亮翻

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

兵以備非常

相息亮翻

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

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

王主謂儲

王及諸公主也

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終能作幾日終

言其且誅滅能作樂

得幾日也

滅去復書之

去羌呂翻復扶又翻

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

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制太子監國

監古銜翻

赦天下以

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

諸州

十道各遣一使使疏吏翻璽斯氏翻

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

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

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相王拜

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

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叙官爵

量音良

丁

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

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庚戌以

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

袁恕已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並賜

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

琅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

差

考異曰中宗實錄初冬官侍郎朱敬則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敬暉為右羽林將軍敬則

謂之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
騎之力耳暉等竟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
自恃故賞不及於敬則俄出為鄭州刺史按敬則長安
四年以老罷知政事累轉冬官侍郎而則天實錄誅易
之時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恐誤張東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

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

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

改曰千騎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敬暉遣使就索千騎使疏吏翻歸道先

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
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二十四

起獬蒙大荒落二月盡
彊圉協洽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

帥讀曰率

考異曰實錄唐

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

歷皆云乙亥

誤也當是辛亥

復國號曰唐

天授元年武后更
國號曰周今復舊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

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

幟昌志翻

復以神都為東

都

光宅元年改東都曰神都復扶又翻又如字

北都為并州

天授元年以并州為北都并卑

經老君為立元皇帝

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號曰立元皇帝武后革命改曰老君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

高要縣帶端州至京

師五千七百五十里東都五千一百五十里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

流高州

舊志高州京師南六千二百六十里至東都五千五百二十里

司禮卿崔神

慶流欽州

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

楊再思為戶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

尚辰羊翻守手又翻

太后之遷上陽

宮也

見上卷是年正月

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鳴

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宣公涕泣時邪恐公

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作此辭違悲不能

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

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

此姚元之所以為多智也舊志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

甲子立妃

韋氏為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為上洛王母崔氏

為妃左拾遺賈虛已上疏以為異姓不王古今通制

上時

掌翻疏
所去翻

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喁魚容翻以觀陛下之政而

先王后族

王于況翻

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

父太原王

高宗贈武后父士驍太原郡王朝直遙翻

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

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冲之德矣不聽初

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

重直龍翻
樂音洛

上之遷

房陵也

遷房陵見二百三卷
光宅元年垂拱元年

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

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

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

使疏吏翻

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

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

復扶

又翻又
如字

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

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

在中饋貞吉

易家人卦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

無所必遂職乎中饋與順而已是

書稱牝雞之辰惟家

之索

書牧誓之辭辰作晨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

翻伏見陛下每臨朝

朝直
遙翻

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

幔莫
半翻

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

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

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為念令皇后專居中

宮治陰教

記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

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威德治直之翻

勿出外朝干國政

朝直遙翻

先是胡僧

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

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

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

先惡薦翻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又數同記王

制執左道以亂政者殺

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

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

躁則到翻

又數獻

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為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

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

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為人傭保至是制州縣

求訪其柩以禮改葬

柩音舊

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

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

名見

為于偽翻見賢遍翻

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

雖除產祿猶在

產祿謂武三思等

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去菹呂翻

復扶又翻下可復同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為

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

武強劉幽求

武強縣漢河間之武隊也晉更名屬武邑郡唐屬冀州朝直遙翻

亦謂桓

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

臍無及不從

左傳鄧三甥勸鄧侯殺楚子曰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張東之

勦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以事既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東之固爭不果狄梁公傳曰袁謂張公曰

昔有遺言使先收梁王武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皆几上之物豈有逃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歷狄梁公傳皆云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惟御史臺記以為柬之固爭而彥範不從新唐書彥範傳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敬因曰三思几上肉耳留為天子藉手季昶嘆曰吾無死所矣按柬之時為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彥範也

上女安樂

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儀之女孫也儀死

上官儀死

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

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

屬之欲翻

明習吏事

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

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嬈好

嬈好音接予

用事於中

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

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東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

考異曰

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事

似傷速今微加刪改

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

雙陸者投瓊以行十二暴各行六暴故謂

之雙

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

執復振張東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

為于偽翻復扶又翻又如

字數所角翻下同

東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

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安堵如故豈

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東之

等或撫牀嘆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

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

耳

張知兩翻

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

復扶又翻

上數微服

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諫曰

清河漢縣後漢和帝

改曰甘陵晉復舊名唐帶貝州

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

上陽宮在洛陽宮城

之西故曰西宮

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何

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

白龍魚伏見困豫且且子余翻

上洩之三思

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

下三品

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

散悉賈
翻騎奇

寄翻重直
龍翻下同

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

惡烏
路翻

譖於上曰

重潤之死重福為之也

重潤死見上
卷長安元年

由是貶濮州員外

刺史又改均州刺史

舊志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
十里至東都七百二十五里均州

京師東南九百三十里
至東都九百一十七里

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

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為司徒定王 辛未相王固

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又立為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

相息
亮翻

甲戌以國子祭酒始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

品黃門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為刑部尚書罷知政事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

開府儀同三司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為衛王北海王

重茂為溫王仍以重俊為洛州牧

重直
龍翻

三月甲申制

文明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不在

免限

韋武之
意也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

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按舊書此時酷吏之存者
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

己丑以袁恕已為中書令 以安車徵安平王武攸

緒於嵩山

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既至除太子賓客固

請還山許之

制臬氏蟒氏皆復舊姓

臬蟒氏見二百卷高宗永徽六

年臬工先翻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

葉舊音攝後音木葉之葉

吳志孫皓傳有都尉葉雄

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

妖於

夏四月墨敕

以普思為祕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

墨敕出於禁中不由中書門下

桓

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

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

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

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為詩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無邪

引論語孔子之言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若有神仙能令

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

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

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

忠於高要

魏元忠敗見上卷長安三年

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

事甲戌以魏元忠為兵部尚書韋安石為吏部尚書

李懷遠為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為輔國大將軍

璟俱永翻

崔

玄暉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楊府長史祝欽明為

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宮舊僚

褒之也

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授

乙亥以張柬之為中書令 戊

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為懿德太子 五月壬午遷周廟

七主於西京崇尊廟

周立七廟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崇尊廟見天授二年

制

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酉立太廟社稷於

東都 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

人皆為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

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五運迭興

五運謂五德之運帥讀曰率

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
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
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
安内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
崔湜為耳目伺其動靜

湜常職翻
伺相吏翻

湜見上親三思而忌

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三思引為中

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

崔仁師見一百九十卷太宗貞觀元年

先是殿中

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

南皮縣漢屬勃海郡唐武德初屬景州貞觀初屬滄

州先悉薦翻

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

惜於今翻

舊志宣州至東都二千五百一十里

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

大笈三思素貴重甚恠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

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笈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

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

五人謂張柬之敬暉桓彥範崔玄暉

袁恕已也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執位與太后

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

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

去羗呂翻
朝露易晞

而晏

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惜所以為大王寒心也

為于
偽翻

下因
為同

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

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

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

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

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

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東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

恕已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玄暉

為博陵王

考異曰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在側不覺其衰老及在上陽宮不復擲頰形容

羸悴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其所以疎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為首賜鐵券以崔玄暉為首封王及謫為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及開元復官詔並以桓彥範為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玄暉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易之時唯此二人為相神龍元年正

月袁恕己自司刑少卿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庚戌張
柬之為夏官尚書玄暉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為納言
三月恕己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為中書令敬暉為侍中
五王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柬之首謀
故以柬之為首暉與彥範同為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
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為首賜鐵券時玄暉
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玄暉如舊疑特進雖
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玄暉為首彥範與暉同為侍中
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為首未必
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

罷能

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

朝直
還翻

仍賜彥範姓韋氏

與皇后同籍尋又以玄暉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

改梁州刺史

益州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東
都三千一百一十六里梁州至京師一千

二百二十三里東都二千七十八里

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

復扶又翻下溫

復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

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衆莫肯為中

書舍人岑義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次當

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義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

州刺史

潤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二十里至東都一千七百九十七里

易州刺史趙

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稱履溫預其謀

召為司農少卿履溫以二婢遺彥範

遺于李翻

及彥範罷政

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屢遷黃門侍郎武三

思嘗以事屬璟

屬之欲翻

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

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

朝直遙翻

獨不見產祿之

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

又以李湛為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為光祿卿楊元琰為

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弃官為僧上不許

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瓠頭豈不妙

哉

先悉薦翻去羌呂翻

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

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

衷誠也由衷言出於誠心

非徒然也暉

知其意瞿然不悅

瞿九遇翻瞿然驚視貌

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為

出母服喪三年

上時掌翻為于偽翻所以感動帝心令其念武后也

又請百姓年

二十三為丁五十免役

唐制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改易制度以

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為德靜

王定王攸暨為樂壽王

皆降封縣王也德靜縣屬夏州樂壽縣屬深州

河內王

懿宗等十二王皆降為公以厭人心

樂音洛厭於協翻

甲辰

以唐休璟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

璟俱永翻

豆盧

欽望為右僕射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

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驍堅克翻說讀曰悅厥九勿翻

癸亥命右

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

僕射為二宰相

先悉薦翻

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

朝政

朝直遙翻

午後決省事

省事尚書省事也

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

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復扶又翻

又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楊再思為

檢校中書令

丁卯祔孝敬皇帝於太廟號義宗

故太子弘

諡孝敬皇帝兄弟也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辛巳

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守式又翻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

柬之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唐制特進正二品郡王從一品從品

高給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上州刺史從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

河

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

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

唐諸衛府有倉兵騎曹四曹參軍騎曹參軍掌西河雜畜簿帳

牧養凡府馬承直以遠近分七番月一易之以敕出宮城者給馬西河縣屬汾州騎奇寄翻上時掌翻疏所去

翻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朝

遙翻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

巷謂坊門為宰相言朝廷使之變理陰陽也宋白曰唐制久雨則

閉坊市北門以祈晴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

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又鄭普思葉靜

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枝渠綺翻朝直遙翻

省悉景翻壬戌追立妃趙氏為恭皇后趙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

考異曰舊本紀云甲子今從實錄

孝敬皇帝妃裴氏為哀皇后

九月

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以高宗配

初上

在房陵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謩靈昌崔敬嗣

河東舊蒲坂也屬河東郡隋廢郡改蒲坂為河東縣唐因之常蒲州隋分酸棗縣置靈昌縣因河津以為名唐

屬滑州謩九韓翻

獨待遇以禮供給豐贍

贍而

上德之擢知謩

自貝州刺史為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求得

其子汪嗜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

唐六典隋煬帝置朝請大夫為正五

品散官隋文帝置朝散大夫為正四品散官煬帝改從五品下

改葬上洛王韋玄貞

其儀皆如太原王故事

武士護封太原王

癸巳太子賓客同

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罷為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

為中書令故也

從才用翻

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納兼檢

校太府卿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

處昌呂翻

冬十月

命唐休璟留守京師

守從又翻

癸亥上幸龍門乙丑獵於

新安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

思為侍中

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

帝皇后曰順天皇后

上時掌翻

壬午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

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相息亮翻

己丑上御

洛城南樓

洛陽皇城之西南曰洛城門內即洛城殿

觀潑寒胡戲

潑寒胡戲即乞

寒胡戲本出於胡中西域康國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武后末年始以季冬為之

清源尉

呂元泰上疏以為謀時寒若

清源縣屬并州隋於古梗陽城置以水為名書洪範

曰謀時寒若注云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若順也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何必裸身揮水鼓舞

衢路以索之

裸即果翻索山客翻

疏奏不納

壬寅則天崩於上

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

去羌呂翻

稱則天大聖皇后王

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

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蕭淑

妃幽廢不得良死褚遂良韓瑗以諫死
柳奭以王后親屬死其親屬皆流竄

上居諒陰以魏

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

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

哽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知其不敢復論武氏事也

十二月丁卯上

始御同明殿見羣臣

見賢遍翻六典東都皇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

光政之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億歲殿又東曰同明殿

太后將

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為乾陵玄宮以石為

門鐵錮其縫

縫扶用翻

今啟其門必須鑄鑿神明之道體尚

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况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
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
地為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
益不從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
七百一十四萬有畸

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
中書侍郎于惟謙同平章事 閏月丙午制太平長寧

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

自長寧以下皆

皇女也
樂音洛

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忌之

乙卯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

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東都五百三十

里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

十里豫州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

十里考異曰實錄新記新舊列傳皆不見崔玄暉及

暉等出為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歷有此三人蓋

玄暉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敗為司馬時乃刺

朗毫郢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歷統紀以為在

王同皎誅

資治通鑑

十七

後今從之
賜闡鄉僧萬回號法雲公

萬回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

而姓回回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亦以豚犬畜

之其兄戌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

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弘農去安西萬里

甲

成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

騎奇寄翻酋長上慈由翻下知

兩翻

二月乙未以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

仍與皇后叙宗族

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

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

正

唐會要曰永徽五年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員外官自此始也

葉靜能加

金紫光祿大夫

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

人為十道巡察使

使疏吏翻

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

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部

員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察御史靈

昌盧懷慎衛尉少卿滏陽李傑皆預焉

魏縣漢屬魏郡時屬魏州晉愍

帝諱鄴改鄴為臨漳時鄴城已淪覆矣後趙復為鄴縣東魏分鄴內黃斤丘肥鄉置臨漳縣屬魏郡周隋唐屬相州滏陽漢武安縣地後周置滏陽縣屬相州滏音釜

三月甲辰中書令韋安

石罷為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為侍中西京留守

守手

又翻瓌頰之父也

頰它鼎翻

唐休璟致仕

初少府監丞弘農

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

弘農縣帶號州治弘農川唐制倉曹司倉參軍事掌

租調公廨庀

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

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

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

撫州漢南昌南城縣地吳孫亮分置臨州郡隋平陳置撫州曇

徒含翻悛丑緣翻

上書告同皎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

承壽春周憬等

壽春縣漢屬淮南郡晉避鄭太后諱改曰壽陽隋復曰壽春縣帶壽州環俱永

翻

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

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

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

壺苦本翻

再思

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

已紹之命槓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

槓則爪翻折而設翻呼火故翻

吾

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唐成同皎等皆坐斬

考異曰御史臺記

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三思為宋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事連椒宮內敕宰相問對諸宰相假寐無所聞獨嶠與承嘉竊議同皎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等謀誅武三思宋之遜子曇知其謀將發之未果會冉祖雍李恠於路白之雍恠以聞又曰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銅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曇密發之敕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初紹之將直其事未定敕宰相對問諸相畏三思但

僂佻佻不聞仲之延慶言諸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屢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事乃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繫所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搃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反賊我臂且折矣已輸你當訴爾於天曹乃自誣反而遇族朝野僉載曰初之遜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遂亡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逆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實錄同皎與周憬等潛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因叔殺三思李悛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因言同皎等謀反竟坐斬唐厯統紀亦與實錄略同而云仲之誤泄於友人宋之問之間偽應之祖雍之遜亦預其謀既而背之李悛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言同皎謀反舊傳云之間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張仲

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間令凡子發其事
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間為鴻臚主簿按三思得
幸於中宗韋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擅殺之豈得晏然
無事苟無脅君之志豈得輕為此謀又云袖中發銅弩
此則殆同兒戲蓋忿疾三思或與仲之憬等有欲殺之
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因教曇等誣告同皎云謀
於靈駕發引日叔殺三思因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
廢皇后謀反耳今從僉載

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

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梟

堯翻剄到

古頂翻之問之遜曇懷祖雍並除京官

京官謂在京職官也亦謂之京

司加朝散大夫

朝直遙翻散悉亶翻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

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為朗州刺史崔玄暉為均州刺史

桓彥範為亳州刺史袁恕已為郢州刺史

郢州漢安陸縣地江左置

竟陵郡西魏置温州後周置郢州復扶又翻

與暉等同立功者皆以為黨與

坐貶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

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

為相

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縣常端州相息亮翻

不復彊諫

復扶又翻

惟與時俯

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

酸棗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

鄭州唐屬滑州

致書元忠以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引書成有

一德之文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

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

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執納賂三失

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

取執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

也長知兩翻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

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

禁交通請謁九失也九失指言上宮嬖奸賀左道之人

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

十失指言葉靜能鄭普思之類

凡此十失

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夏四月

改贈后父韋玄貞為鄴王后四弟皆贈郡王

四弟洵浩洞泚也

己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處

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

處昌呂翻

上

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

璟俱永翻

上益怒不

及整巾屣履出側門

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金吾仗之側有

曰側門者以其在端門旁側也以長安大明宮之側門推之則洛陽宮之側門從可知矣屣所徒翻履不躡跟

也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也命趨斬之

趨與趣同尺玉翻

璟

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

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

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

少詩治翻

左御史大夫蘇珣

珣式

亮翻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

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

都督周仁軌斬之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敕捨之而不及

統紀月將死附此年末唐紀在二月舊傳唐恩皆在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

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生之日也今約其書附於此月

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

三思詆尹思貞於朝

朝直遙翻

思貞曰公附會奸臣將圖不

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

舊志青州

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至東都一千五百七里

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

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

折之舌翻

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

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

而至也

武三思惡宋璟

惡鳥路翻

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舊志

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

五月庚申葬則天大

聖皇后於乾陵 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毫

州刺史韋彥範

桓彥範時賜姓韋因而稱之愔於今翻毫旁各翻

襄州刺史張

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已均州刺史崔玄暉與王同皎通

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

司馬恕已賓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

瀧所江翻白州漢合浦縣地武德初

置南州仍分合浦置博白縣六年改曰白州 考異曰唐歷統紀皆於王同皎誅後即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

愔誣柬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玄暉等四人為僻遠州刺史按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

云告柬之等而柬之豈得獨不貶今從實錄

並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

彥範姓桓氏

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

流欽州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

元年卒

子恤翻蠻酋甯承基兄弟逼取其女

酋慈由翻

妻崔氏不與

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

洵音荀泚且禮翻

上命廣州

都督周仁軌使將兵二萬討之

將即亮翻

承基等亡入海仁

軌追斬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殺掠其部衆殆盡上喜加

仁軌鎮國大將軍

唐武散官無鎮國大將軍蓋中宗創置以寵仁軌也

充五府大

使

五府廣桂邕容瓊五都督府也使疏吏翻

賜爵汝南郡公韋后隔簾拜仁

軌以父事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韋氏遭

則天廢廬陵之後后父韋玄貞與妻女等並流嶺南被
首領甯氏大族逼奪其女不伏遂殺貞夫妻七娘等並
奪去及孝和即位皇后當途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
甯氏走入南海軌追之殺掠並盡韋后隔簾拜以父事
之用為并州長史後阿韋作逆軌
以黨與誅今從實錄參取諸書

秋七月戊申立衛

王重俊為太子

重直龍翻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

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

為太子不終張珽本珽作鼎翻

珽

璿之弟也

姚璿相武后璿殊玉翻

丙寅以李嶠為中書令上

將還西京辛未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

充東都留守

散惡亶翻騎奇寄翻守式又翻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

穢行勝於天津橋

行下孟翻

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

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東之袁恕

已崔玄暉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

思又使安樂公主諧之於內

安樂公主下嫁三思子崇訓故得使之諧五王樂音

洛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

結竟者結其罪竟其獄也

或曰竟盡也盡其命也惜於今翻

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請暉等未經

推鞠不可遽就誅夷

朝直遙翻

大理丞裴談奏請暉等宜據

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鞠

處昌呂翻

上以暉等嘗賜鐵

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

考異曰實錄初云嘉州舊傳作崖州今從統

紀新

彥範於瀼州東之於瀧州

武德四年平蕭銑分隋永熙郡之瀧水縣置瀧

州瀧所江翻瀧州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

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州在鬱林西南

交趾之東北有恕已於環州

貞觀十二年李弘節開拓生蠻置環州取環王國為

名屬嶺南道

玄暉於古州

古州亦李弘節開夷獠置

子弟年十六以上皆

流嶺外擢承嘉為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為

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

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

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

已死遇彥範於貴州

說輸芮翻使疏吏翻惡烏路翻毗至翻貴州漢廣鬱縣地古西甌

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為鬱林太守降烏許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即此處也地在廣州西南安南府之北邕管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林置鬱平縣屬南定州武德曰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令左右縛之曳

於竹槎之上

槎鉏加翻

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高而殺之

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

本草鉤吻一名野葛陶弘景曰

言其人口鉤人喉吻覈事而言乃是兩物未詳云何嶺表錄異曰野葛毒草也俗呼為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解之陳藏器曰人食其葉飲冷水即死冷水發其毒也彼人以野葛飼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飲之至死懸尸於樹汁滴地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勝音升培爪甲殆盡仍捶殺之捶止藥翻利用還擢拜御史

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儋都甘翻三思既殺五

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大府卿紀處訥

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

臚陵如翻

御史中丞周利用

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

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九月戊午左

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薨 初李嶠為吏

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執

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

相息亮翻

乃更表言濫

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冬十月己卯車駕發

東都以前檢校并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

魚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丙

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為雍州刺史

雍於用翻

從一德玄之

子也

竇德玄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

初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

一

更工衡翻

多諂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

碾魚蹇翻磴五

對翻激水為之不勞人功而自運

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

唐制戶曹司戶

參軍事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雜徭通負良賤窮業逆旅婚姻田訟旌別孝悌

從一大懼亟

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

一不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

李道廣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

初

祕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靈昌崔日用

劾奏之上不聽

監古街翻劾戶
緊翻又戶得翻

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

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

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瓌

廷爭之

守式又翻瓌古回翻
治直之翻爭讀曰諍

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

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

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

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臣聞王者不死殆謂是

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

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州

儋都甘翻餘黨皆伏誅 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州

有鳴沙府武德二年以鳴沙縣置會州貞觀六年州廢更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九年州廢以縣還屬靈州是年為默啜所寇移治故豐安城宋白曰鳴沙本漢富平縣地後周於此置會州尋立鳴沙鎮隋立環州以大

河環曲為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

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

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吒初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

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會寧鎮置掠隴右牧馬萬餘匹

西會州貞觀八年更名會州

而去免忠義官

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請突騎施烏質

勒牙帳議軍事

騎奇寄翻

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

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

勝音升

會

罷而卒

卒子恤翻

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

娑素何翻

副使御史

中丞解琬知之

使疏吏翻解戶買翻姓也

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

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憊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卧不

動明日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

娑葛襲嗚鹿州都督懷德王

高宗顯慶元年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置嗚鹿州都

督府嗚
烏沒翻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執傾朝野直朝

通翻或自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

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考異曰統紀云安樂公主私

請廢太子而立已為皇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人之本今既無罪豈得輒有動搖欲以公主為皇太女駙馬復若為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主知之乃奏曰元忠山東木強田舍漢豈足與論國家權宜盛事儀注好惡阿母子尚自為天子况兒是公主作皇太女有何不可按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為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今從舊傳

景龍元年

是年九月方改元

春正

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内外官各進平突厥之

策右補闕盧備上疏

備方矩翻

以為郤嘏說禮樂敦詩書為

晉元帥

左傳晉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嘏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

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嘏將中軍帥所類翻

杜預射不穿

扎建平吳之勲

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

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

夫之勇

左傳曰中權後勁注曰中軍制謀

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

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

鳴沙之敗亦指言沙吒忠義驍堅堯

翻將即亮翻

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

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

乘繩證翻

來則禦之去則備

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

易以
致翻

當理內以及外綏近

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

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

帝既復辟改武氏
崇尊廟為崇恩廟

太后崩廢崇恩廟昊陵順陵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

考異曰舊本紀正月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乾陵祈

雨於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褒德崇先陵置令丞按長
歷正月庚子朔無己巳二月庚午朔無甲午今從實錄

因名鄴王廟曰褒德陵曰崇先

去年追封后父
韋玄貞為鄴王

又詔崇

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

品以下子為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庚寅敕改諸州中興寺觀為龍興

唐會要神龍元年敕天下諸州各置大唐中興寺觀觀古玩翻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示襲武氏後不改其政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天地日月等字

改制字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

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

疏奏手制褒美

史言中宗無是非之心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

臣悉薰熱入貢

吐從暇入聲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

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雍於用翻妻七細翻

五月戊戌

以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上以歲旱穀貴召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日武三思使

知太史事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宮

姓譜迦葉天竺姓迦

居伽翻晉天文志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三思特使志忠傳會以獻說耳

至帝座

太微宮中有太帝之座

主大臣宴見納忠於天子上以為然

史言帝愚

暗為下所周見賢遍翻

敕稱處訥忠誠徹於玄象賜衣一襲帛六

十段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姚萇道討擊使監察

御史晉昌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

晉昌漢敦煌郡安縣地河西張氏

置晉昌郡隋置瓜州改冥安為常樂縣武德四年復改常樂為晉昌縣舊音髓使疏吏翻監古街翻斬獲

三千餘人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

重俊後官所生

史失其姓氏惡烏路翻

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

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

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為奴

婕妤音接子樂音洛

崇訓又

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太子積不能

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

思冲李承况獨孤禕沙吒忠義等

禕吁韋翻
吒初切翻

矯制發羽

林千騎兵三百餘人

寄奇翻

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并親黨

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

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

入叩閤索上官婕妤

索山中翻下同
庚子今從實錄實錄云斬關而入

考異曰舊紀作

索韋氏所在舊重俊傳亦云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今從舊后妃傳

婕妤大言曰觀其

意欲先索婉兒

婉兒上官健仔名也

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

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健仔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

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

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

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

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

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勗在上側

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下屬內

侍省掌侍奉宮闈出入管籥石城縣屬羅州漢合浦縣地劉昫曰宋將檀道濟於綾羅江口築石城後因置羅

州唐置石城縣歐陽修曰以石城水為名

請擊之多祚壻羽林中郎將野呼

利為前鋒總管

將即亮翻下同

思勗挺刃斬之

挺拔也

多祚軍奪

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

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

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

右延明門

閣本太極宮圓太極殿之左曰左延明門右曰右延明門

將殺宗楚客紀

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

纔數人

走音奏鄠音戶屬之欲翻

憩於林下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

獻太廟反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

柩音舊梟堅堯翻朝直遙

翻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

太子尸者

更工衛翻蝮芳禍翻近其斬翻

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

子首號哭貶興平丞

永和漢狐諷縣地後周置臨河縣又臨河郡隋廢郡改縣曰永和唐屬隰

州諷之涉翻興平新書作平興平興漢高興縣地宋置平興縣帶宋熙郡隋廢郡以平興縣屬端州岐州有興平畿內也永和外縣嘉勗若自外縣丞得畿縣丞則太非貶矣此必貶嶺外之興平也當從新書號戶高翻

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

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

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

又守手翻

更工衛翻斷丁亂翻復扶又翻

以楊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

唐內常侍正五品下漢世之中常侍也六典內侍省內侍四人內常侍六人內侍之職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

宣傳詔令總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之官屬內常侍為之貳癸卯赦天下贈武三

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思魯忠王安樂公

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

之以為永泰事出特恩

永泰主死見上卷元年帝復辟以主禮改葬特恩號墓為陵亦

非禮也駁北角翻

今魯王主壻不可為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

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愛

施及其夫

施以
敗翻

豈可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

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

舊志陳州京師一千五百
二十里東都七百一十七

里

襄邑尉襄陽席豫

襄邑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魏屬陽
夏郡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復置

屬宋州襄陽
縣帶襄州

聞安樂公主求為太女嘆曰梅福譏切王

氏

梅福事見三十一卷
漢成帝永始三年

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

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耻之逃去 八月戊

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玄

武門為神武門樓為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

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

帥讀曰率

上並許之初右臺

大夫蘇珣治太子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珣密為之

申理

珣許亮翻治直之翻重直龍翻相息亮翻為于偽翻

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

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

樂音洛尚辰羊翻

使侍

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

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

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

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

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歷元年嗣祥吏翻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奈何以祖

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

兢聞祖雍之謀

浚儀古大梁也自漢以來屬陳留郡竹書紀年梁惠王為大溝以行圃田之水

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

上疏以為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

絕如綫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綫私箭翻

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

升之闕庭

事見上龍神元年

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

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

以權則雖踈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

扶夫音

自古委信

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况國家枝葉

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

竄

受誅謂重俊遠竄謂重福

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

可不慎

尺布斗粟見十四卷漢文帝七年

青蠅之詩良可畏也

青蠅之詩周人

刺幽王信讒也

考異曰實錄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兢疏云陛下登極於今四稔則是明年所上也蓋至忠

所對在今年而實錄因載兢疏耳

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

韋之世竟免於難

好呼到翻難乃旦翻

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

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

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

唐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

曰永安

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

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

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太府卿

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

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

散悉
重翻

丙戌上手敕

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

考異曰實錄元忠致仕在九月今從舊本紀仍

朝朔望

朝直
遙翻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至忠為黃門

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為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

為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三品于惟謙罷為國子祭酒

庚子赦天下改元

改元
景龍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

元忠

劾戶槩翻
又戶得翻

以為侯君集社稷元勛及其謀反太宗

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

見一百九十七卷
太宗貞觀十七年

其

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為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

齊王祐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房薛見一元忠
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復扶又翻下一復同

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

是宜赤族汚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

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

忤五故翻

正以事闕

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

渠州漢宕渠縣

地後魏置流江縣及流江郡渠置渠州後周又為北宕
渠郡隋復置渠州舊志渠州京師西南二千二百七十

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九十里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

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

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容數改數所

角翻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

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

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勲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

貶元忠務川尉

務川漢西陽縣地隋開皇末招慰獫狁置務川縣屬巴東郡唐置思州監古街

翻下同渾徒丹翻重直龍翻焉於虔翻

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令力丁翻

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

奏以為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

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

陵而卒

涪音浮卒子恤翻

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

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

聖善寺蓋為武后資福取母氏聖善之義

唐會要聖善寺在長安城中章善坊神龍二年中宗為武后追福西明寺在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貞觀初賜雅長泰泰死乃立為寺長樂坡作大像

長樂坡在長安城東亦謂之涯坡樂音洛府

庫為之虛耗

偽為于翻

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

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
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
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於家宦官左監門大將
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

監古銜翻
樂音洛

縱暴不法傳弓

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

一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

雍於
用翻

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

承接

意以為宦官而
然須與鬚同

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

處訥並為侍中

考異曰新表九月辛亥蘇瓌罷為行
吏部尚書按二年壞請察正員官殿負

者擇員外官代之三年面折祝欽明請皇
后亞獻於時更為侍中表云今年罷誤也

壬戌改左

右羽林千騎為萬騎

騎奇寄翻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

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

左屯衛之下逸大字

比至

虜已退

比必利翻

追擊大破之

習藝館內教蘓安恒

習藝館本

名內文學館選官人有文學者一人為學士教習宮人武后改為習藝館又改為翰林內教坊以地在禁中故也新書曰掌教習宮人書筴衆藝恒戶登翻

矜高好奇

好呼到翻

太子重俊之誅

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戊寅伏

誅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是歲上遣使者分道

詣江淮贖生

帝以江淮之人采捕魚鼈為傷生分道遣使以錢物贖之使疏吏翻

中書舍

人房子李入

房子縣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趙郡隋唐屬趙州

上疏諫曰江南

鄉人

鄉人猶言鄉民避太宗諱改民曰人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采捕為業魚鼈之利

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未利而生成之惠未洽

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

易以

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

少詩治翻

用之儻多則常支有

闕在其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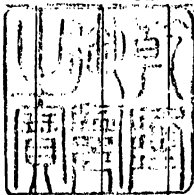
古有金刀錢布故曰錢刀

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

施式

未

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